

# 恩格斯的爱情和友情

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,两人的友谊持续了一生。他们经常通信相互交流思想,毫不保留地倾诉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,其中也包括爱情话题。恩格斯指出:“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,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。”恩格斯对爱情是如此陈说,也是如此践行的。

## 超越阶级的爱情

恩格斯一生中有过两次事实上的婚姻,与之同居的女友是一对爱尔兰姐妹。姐姐名叫玛丽·彭斯,原是恩格斯家里工厂的一名女工,恩格斯是工厂主的儿子,受父亲之命参与工厂管理。当恩格斯爱上这个爱尔兰女孩时,玛丽刚刚升职不久,负责一架新型机器的操作,恩格斯希望她能放弃当一名女工,但玛丽是位有主见的女孩,拒绝了恩格斯的提议。后来,恩格斯在萨福德郊外给玛丽找了一座小房子,玛丽接受了这座房子,同时也接受了恩格斯超越阶级的爱情。

恩格斯对家族企业的管理和商业活动毫无兴趣,他在欧洲游荡,他参加工人运动,与马克思亲密交往,观察社会,接触底层百姓,以他的热情感悟大自然和日常生活。他在法国勃艮第的小镇上体会葡萄丰收的喜悦,当地居民把陈年的葡萄酒倒掉,染红了一条街;他和当地的姑娘们躺在草地上吃葡萄,痛饮葡萄酒,过几个小时惬意的流浪汉生活,然后从容上路。他还当过兵,参加过四次战役……这位无产阶级伟大理论家的早期生活,充满了浪

漫和冒险的情调。

现在,他带着女友——温婉可人的爱尔兰少女玛丽来到布鲁塞尔,和他的终生好友马克思会合。

一个同时代人,名叫史蒂芬·伯恩,是位年轻的印刷工人,共产主义者,在1848年革命中曾领导工人阶级暴动,与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一家及恩格斯都有过来往。他认为,恩格斯老是带着玛丽·彭斯在工人面前“招摇”,似乎是在提醒,工厂主的儿子可以随时糟蹋穷人家的女儿,这显然有失体统。伯恩对此固然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,但恩格斯断然不会认同他的看法——他爱玛丽,而且终身不渝。

## 个人奉献成就马克思的伟业

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,但两个人的友谊维持了一生。

1850年,马克思一家来到伦敦,他们贫苦的生活令恩格斯痛心不已。为了接济马克思,恩格斯又回到曼彻斯特父亲的公司从事资产阶级的“勾当”。尽管有玛丽·彭斯陪伴在身边,但他仍然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。此时,他不断地汇钱给马克思,帮他渡过难关,使他能够安心写作。

1851年,《纽约论坛报》邀请马克思写专栏,马克思正埋头于自己的经济研究,而且英文不够好,他要求恩格斯为他写这些文章。恩格斯当时也有一个自己的研究项目,且白天要全力投入公司的经营业务,只有晚上有空余时间。但恩格斯还是一口答应了马克思的请求,为《纽约论坛报》每两周写一篇文章,署上马克思的名字,稿费

也由马克思支领。这些文章收集成书出版时,仍署上马克思的名字。

在恩格斯留在曼彻斯特的11年间,几乎是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马克思在通信中告知他的艰苦处境,恩格斯也不断地答应给他一些固定津贴之类的补助。如果听到恩格斯将要来访的消息,马克思十几天前就会停止工作,坐立不安,焦急地期待朋友的到来。恩格斯来后,两个人会在一起彻夜饮酒长谈。这种心灵的默契和精神上的高度融合,又非一般人所能理解。

## 友谊雨过天晴

1867年1月7日晚上,玛丽·彭斯因中风过世,悲痛中的恩格斯给马克思寄去一张便条,希望得到朋友的慰藉。不过,马克思只是简短地回信道:“这个消息相当令人震惊,玛丽的个性那么好,又那么聪明,那么忠心。”马克思在信中没提妻子燕妮的哀悼之意,这让恩格斯心生不快。因为,恩格斯非常爱他的女友,由于炽热的爱,他对玛丽·彭斯的姓氏产生了兴趣,认定她是18世纪苏格兰伟大的民族诗人罗伯特·彭斯的后代。为了给玛丽找到这个光荣智慧的远祖,他甚至多次去苏格兰和爱尔兰进行寻访,却始终一无所获。如今玛丽逝去了,恩格斯心中的悲痛无以言喻,所以收到马克思的信后,心中无法释怀。

隔了好几天,恩格斯才给马克思回了信:“亲爱的马克思,你应该可以了解我此时哀痛的心情才是,而你对此事的冷淡态度竟让我久久无法持笔回信给你。”

10天后,马克思回了信,对恩格斯表达了歉意。同时也提及,他们的生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,他准备和燕妮带着最小的女儿住进贫民救济院。恩格斯当然不会对马克思的困境坐视不管,他大胆地给马克思开了一张一百英镑的支票寄出去(他将自己慢慢还这笔钱)。

在此后一段日子里,恩格斯努力学习斯拉夫语,想忘掉失去玛丽的沮丧,重新找回自己。这期间,他和马克思不仅无话不谈,而且恢复

了昔日的亲密友情。他对马克思的态度多了一层幽默,在一封信中,他用法文写道:“马克思老爹来了!”并用充满感情的语调揶揄马克思说,前一年秋天他给人开了一张支票,却不知上面填了多少数目。渐渐地,马克思和恩格斯度过了他们一生交往中最阴霾的日子,他们的友谊雨过天晴。

## 骨灰撒入大海

玛丽·彭斯去世后,恩格斯开始和玛丽的妹妹丽琪住在一起。他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。

马克思晚年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,他接受了一个朋友遗赠的八百英镑,恩格斯后来成为“欧门·恩格斯”公司的股东,可以在生活上更多地接济马克思。

不过,马克思受到各种疾病的困扰,1883年他感染了肺气肿,在这之前,燕妮和一个女儿死去了,他也到了弥留之际。3月14日下午,恩格斯去看他,女仆琳薇一见恩格斯就哭了起来,说马克思咳了很多血,她上楼去看他,发现他坐在书房里,可能是睡着了。恩格斯得知后,走进书房,摸一下马克思的脉搏,听听他的气息,发现他已过世。

恩格斯的第二个同居女友丽琪·彭斯于1878年去世,为了让她高兴,恩格斯在她临终前与她举行了婚礼。在法律意义上,丽琪成为了他名副其实的妻子。

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12年,他晚年患了食道癌,不能说话,只能用笔写字来和朋友们交谈。他把自己的遗产分成两份,一份给了马克思的几个女儿,另一份留给了丽琪的表妹艾伦。恩格斯不忘把两万马克献给工人阶级政党,他给经手的倍倍尔写信,要他“当你觉得已经处理妥当时,就好好为自己喝一杯好酒吧,别忘了顺便记上我一笔”。他同时嘱咐处理自己遗体的方式:火化后将骨灰撒入大海。

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秋日,恩格斯的朋友们把他的骨灰撒入了英格兰的外海:铅灰色的波涛汹涌澎湃,发出沉重的呼啸,把这个温暖而伟大的灵魂带向远方……

据《同舟共进》赵东/文

## 妻子用石头表达对李四光的抗议

“我是炎黄子孙,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,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。”地质勘探是李四光毕生追求的事业,他经常深入漫无边际、险象环生的荒漠腹地探索。在结婚几个月后,李四光带队去大兴安岭勘探矿产,两个月没有任何信息,从报纸上看到大兴安岭有狼群出没的消息,妻子许淑彬对他放心不下,从早到晚顾虑重重。

在许淑彬心急如焚的时候,李四光终于带着几块石头回来,兴高采烈地对妻子说:“通过两个月辛苦勘探,我们帮国家找到了几座稀有金属矿藏。”想到自己对李四光的牵挂,许淑彬干脆将他带回来的石头全都拿去压腌菜,直到他答应以后少出远门,才把石头拿出来交还给他。

李四光事业心很强,认为自己已过而立之年,到了风风火火做事的年龄,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。李四光热爱地质科学,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,在他埋头苦干的日子,往往到深夜才回家,无暇

顾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在一个异常寒冷的日子,许淑彬忍无可忍,把李四光的几块石头拿出来放在床上,随即特意把被子虚掷着,带着女儿李林回娘家去了。

李四光回到家中,看到放在床上的那几块石头,心里明白,这是妻子对他的抗议。

寒冷的深夜,李四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,觉得自已废寝忘食研究石头,确实冷落了妻子和孩子。许淑彬不辞而别,对李四光有很大的触动,他认识到一定要平衡好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,夫妻才会和睦,家庭才会和谐。

次日,李四光匆匆忙忙赶到妻子娘家,对妻子说:“最近我忙着写研究论文,来不及关心你们,是我做得不对,以后我一定会抽时间陪伴你们。”

李四光性格温和,含蓄沉着,遇事冷静,不会轻易发脾气。许淑彬看到李四光态度真诚,言辞恳切,很受感动,遂与李四光一起回了家。

据《现代妇女》闻名/文